

隋書



列傳第七

隋書四十二

特進臣魏徵

上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
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
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
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
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通告朝士云若假其
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

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
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
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
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
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
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
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
僕射之兄因休假遠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
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

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燠
灼德林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
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潛爲定
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
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
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
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
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
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

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臣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

制作乃消滄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旣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思春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

叅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
河清中授貞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
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叅掌詔誥尋遷中
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
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
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
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
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
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

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
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
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
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
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
是敵人之議旣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
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
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
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

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
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
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
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
情迷識慙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
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一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
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
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即位
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

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
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
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荅曰攝之與相其義一
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
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
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
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畀后便云舜有天下
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
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

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
周公負宸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
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
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
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
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
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
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按易黃裳元吉鄭玄
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

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
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
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
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
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
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
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
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
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

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
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
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
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末皆議云赤雀白
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
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
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
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
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

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
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
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
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
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
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
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
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
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彥

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
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
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脩
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
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
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
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
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
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

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令聞猶
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
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
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
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
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
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
止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
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

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荅云德林雖庸悞微誠亦有所在若曲

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旣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
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
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鄧公韋孝寬
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度
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
度並受尉遲迴饒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高祖
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
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
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

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
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
則鄧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
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
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爲諸將舊來所信
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
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
高頴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
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

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歲表璽書皆
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
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
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
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
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
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大尉任國公于翼
高頴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
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

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
令小有踏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
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
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
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
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
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
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
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

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
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
脩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
乎然高頴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
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
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烏
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
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
勅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

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
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
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
效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
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
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群傑牧商鄙賤屠
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
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
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

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
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
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名流鐘鼎何必
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
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賔
實非勲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
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
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
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閭闔之閫

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
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
火運肇興群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
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
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
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
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
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
諭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

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
之禮報群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
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
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
聞者盡聞逖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
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老
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
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
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輟停或畢景忘餐

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
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
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
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
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
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
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
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
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

陳本志璽書表奏群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曰
一民樂 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

比夫潘勗之冊魏 之勸晉后道高前世

才謝徃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 書露板及以

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 奏

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

可遺前奉勅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

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高

祖省讀訖明日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

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

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

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

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

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

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

彥及元諧之徒頗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

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遠古玄黃肇闢

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

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
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
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
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
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
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
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
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
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

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
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
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
區豈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
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
一本枝種德弈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
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
降巨鳥之竒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大祖挺生庇
民匡主立殊勲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

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
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
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
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
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
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于四
海于斯時也尉迴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
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三民
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

兵舉衆震蕩江山鳩毒已庸蠶食秦楚此二虜
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劔閣之門皆
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
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鬪嫁禍紛
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
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
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
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
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

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勅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竒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

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有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竒草望風觀海應化

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

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曾何足_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旣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

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臣正直
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
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
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
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
上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
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
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
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

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
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
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
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千州遇受命之主
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
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赳赳吳越仍爲匪民雖
時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
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房風之戮元
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

焉斯故未辯玄天之心不問君子之論也德林
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
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
事意宜自隨也時高頴因使入京上語頴曰德
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高祖以之
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
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八使自山東無及
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
千段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畫

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
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
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
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
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
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并
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
縣市店八十堰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
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

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
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
造店賃之德林誣調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
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
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
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
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
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
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

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
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
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紛未已高祖遂
發怒大詔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
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
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
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
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
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

公言孝由天性何須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調冒取店妄加父官朕甚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叅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勅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

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深沉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已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叅

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已以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

列傳第七

隋書四十二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傳第七

三

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

子曰百藥博涉多才

事公人後遺太子舍人

安平縣公桂州司馬

步兵校尉大將軍

史

莫已味豈封言

飛

列傳第八 隋書四十三

特進 臣魏 徵 上

河間王弘 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

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

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

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所并

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

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

隋書卷八
三司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爲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

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

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璿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爲淫亂今者共舉義旗勘剪兇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族實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踈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

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隋朝先有勲舊遂得預霑盤石名在葭葦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讎忿同胞有逾沉闕惟勇及諒咸罄甸師况乃族類爲非何能自保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蹙自

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
固何暇圖入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洩
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
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
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
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餼糧之計僅有月
餘敝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
枯魚於市朝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
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啓

正恐禍生七首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
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
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
密改姓爲郭氏密爲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
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
世充將篡慶首爲勸進世充旣僭偽號降爵郇
國公慶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
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
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

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

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督武侯事尋爲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爲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不齒風刺愛賢之士開皇四年

楊子崇

萬曆二十三年刊

清書傳卷八

五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

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旣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

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
崇爲讎家所殺

觀德王雄

弟達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歷八
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
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
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
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
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

公邑五千戶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
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
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
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
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
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邗
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
頰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闡朝
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

機親覽頰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
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
時與高頰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
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
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
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唯爾上柱國左衛大將
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
旅縣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
勞著績念舊庸勲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

瞻宜竭廼誠副茲名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
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
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
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
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
稱於是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
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
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
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

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
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
紊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
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
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土將寧超五等之爵
况臣衮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
鈕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
露欵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
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遼東之役

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
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
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
人乃賜謚曰德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
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子恭
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絺性和厚頗有文學
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
遼東之役帝令絺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
之反也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絺

綝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
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綝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
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綝憂懼發病而卒
綝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
內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
侍郎進爵爲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
爲元帥達爲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
餘轉內史侍郎出爲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

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
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
加位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
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
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
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
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
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
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葦地非寵遇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列傳第八

隋書四十三

列傳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 魏 徵 上

滕穆王瓚

嗣王 綸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

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太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爲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

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鳩以斃子綸嗣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

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爲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荅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爲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爲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

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爲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爲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溫字明

隋書卷九
三
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
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
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
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
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
祖踐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靜襲焉卒無子國
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
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
太祖崩爲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
中特寵愛之十七爲內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
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
國及受禪立爲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
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
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

聲其年以爽爲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爲元帥河間王弘亶盧勣竇榮定高頴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瘡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

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爲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罪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

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萼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旣如此覽以潛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忍於是除名爲民遠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莫定羸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爲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

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
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
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
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
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
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
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
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
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荅曰卿非知

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
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
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
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
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
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
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
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
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

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
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
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
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
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磐石內以敦睦九族外
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
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
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

列傳第十

隋書四十五

特進臣魏徵

上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
 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睨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
 軍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
 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
 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

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士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

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勇嘗

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

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垂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頰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

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
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圍伍不別
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
高頰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
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
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
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
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貞
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

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敬接朝
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
內辭皇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
子之戀實結於心一辭階闥無由侍奉拜見之
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曰
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日之別有切常離又泫
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
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
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杯勺是用

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

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

以益憐阿廢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
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
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
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
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
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
中寢息布衣草褥異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
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
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

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
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
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疎
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
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
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
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
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
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

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爲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伏衛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卧昨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警急

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

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
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孃
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
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
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
曾責之便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
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
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
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

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諂佞人
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
解金麟者爲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
同讌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
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
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
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
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
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唯陛下察之

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荅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於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

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一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戾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

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
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耶於是勇及諸
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
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
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
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
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
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
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叅

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
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
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
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
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
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
嘗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
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
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

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瑇飾者悉陳之於庭
以示文武群官爲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
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
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
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
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
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
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
曰太子之位實爲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

古儲副或有不士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
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
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
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
建春宮翼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
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疊難以具
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
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
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可廢爲庶人顧惟

北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
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
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
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
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
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
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
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
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

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
長宮察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
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
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
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
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
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
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
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

營間構開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
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竒器異服
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爲害
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
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
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
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
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沒官副
將作大匠高龍義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

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
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
破丁功擅割園池並處盡於是集群官於廣陽
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詔曰至尊爲百
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爲大慶天下幸甚
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
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
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
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

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尋而貝州長史
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
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
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
見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過之不得聞奏勇於
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勇得引見素因奏言勇
情志昏亂爲癩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爲然卒
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
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

闈事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
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
巖繫於大理獄僞爲高祖勅書賜庶人死追封
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
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巖襄
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
穎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
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

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
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
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
手不宜復留意煬帝殘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
鳩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
為秦王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
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
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

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
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
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
度陳將周羅睺荀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
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睺亦
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
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
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
餘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

高祖聞而大悅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
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
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
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
珠玉爲妃作七寶纂籬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
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
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俊頗好
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
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

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
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
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
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
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
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
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
其使曰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
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

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
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
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爲侈麗之物
悉命焚之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
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
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
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議曰春秋之義
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旣如此罪則可知故漢

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
旣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
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
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
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
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閣下
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
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
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

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爲秦王
以奉孝王嗣封湛爲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
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翼衛大將軍宇文述勒
兵討之至河陽脩啓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
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
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
魏縣自僭僞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
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
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
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
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爲內史令右領
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
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
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
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旣
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
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

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
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
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
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廣爲皇太子
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
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
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
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

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
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
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
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
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
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
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字姓縛
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
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

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
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爲庶人幽內
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與
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旣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
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
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
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
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
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荅慈造但以靈祇

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
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
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
子即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
子情兼愛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
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豐容納不逞結
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
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

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聖欲以已
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
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
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
以符已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
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
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獸鎮漢王於汝親則弟
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鈕械
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

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
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
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
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
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
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
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
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
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

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
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
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
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
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殺逆也欲立秀爲帝群
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
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
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上幸溫湯

而送之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
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
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遇疾疫
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
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
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
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爲重鎮宜修武備高祖
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
傭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頹者梁將王僧

辯之子也少個儻有奇略爲諒咨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

井陘以西是工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

安爲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
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
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
機說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退使
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爲蒲州刺史
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
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
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
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

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頊
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
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
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反也諒不從退守清原
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
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
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
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
幽死子顯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觀覩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

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後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疊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圜圉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旣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家皆回不為汝若

之謂詰曰期望不

其壽祇期宗前多

聖妹新異度十

既無賦在幽囚

之聖蓋亦有本

亦合矣與知儻

之由射屬天

列傳第十

隋書四十五

列傳第十一

隋書四十六

趙嘏

特進

臣魏

徵

上

趙嘏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

父仲懿尚書左丞嘏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

人伐其父墓中樹者嘏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

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

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

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相府參軍事尋從破

洛陽及太祖班師熒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
熒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
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
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
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熒勒所部
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
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
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
安蜀議者皆勸熒益脩守禦熒曰不然吾自有

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
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
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熒勒兵
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罔王
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
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
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熒諫曰河南
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
指大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

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鴉道以伐
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除益州
總管長史未幾入爲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
夫煟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
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
之甚急煟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
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
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
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煟卒不言高祖爲

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太宗伯
及踐阼煟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
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煟曉習故
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
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煟嘗有疾
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
市井多姦詐煟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
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
煟田中蒿者爲吏所執煟曰此乃刺史不能宣

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
賜盜者盜者愧慙過於重刑其以儉化民皆此
類也上幸洛陽斐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
用殷實卿之爲政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時
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
反誅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
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爲相府鎧曹參

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
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爲中外府
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皆有
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
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
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申國公李穆之
討齊也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戶
復出爲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
爲丞相尉迴爲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

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
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
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
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
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
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輶車几杖被
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
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
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

楊尚希

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
仲宗皆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
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
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
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
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
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竒之賜姓

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
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
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
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迴發喪
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衰而視不安
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
遁遲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
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
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

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宗受禪拜度支
尚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
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
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
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
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
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二
動動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

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
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
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
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
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
時每日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
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
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
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
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
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
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
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
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
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
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

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
夫宣帝即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爲小司寇與小
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
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尉迴王謙司馬消難並
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爲意時賀若弼鎮壽
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
麾壯士執弼送於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
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
閭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

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
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
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
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
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
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
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筭請勒諸州刺史
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
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

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勅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

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鎧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

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
國官師孝後爲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
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
害轉臥陳史其言指子孫世姓平會五月十
日元暉陳史之不稱輝暉或以平西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
刺史父翌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
頗好學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
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視情契甚厚
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
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
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
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
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長史會齊人
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睦俱使于
齊遷振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
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
河北封義寧子邑四百戶高祖總百揆加上開

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大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烏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侯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勅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

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
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
部尚書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
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
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晉王爲雍
州牧盛有望第以司空楊素尚書左僕射高熲
並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
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
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從上

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
虎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笑樂平陳
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
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
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
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書曰周揚昇

楊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
侍中昇美風儀深沉有器局髻亂就學日誦千

言見者竒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
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
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大守甚有能名賜爵昌
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爲侯高祖作相行濟州
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
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
長史賜錢二十萬練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
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少
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
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
相見評命得夫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
二子虔遜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
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
督聘於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於
齊還受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
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

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
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
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其
事世以爲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
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
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爲太子右衛
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
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
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

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
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
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
咸置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民爭利非興
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
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
東宮出爲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
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
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

總管擊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迴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尤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蠻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黨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

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爲奴所殺秀廼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

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榼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

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况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爲公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刺史數歲徵爲本府中大夫尋出爲

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廣出鎮并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

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鴻恩歔歔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嘏

張嘏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

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於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勅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

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斐好學有父
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負外侍郎周太祖引爲
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
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
加儀同進爵爲伯高祖爲丞相斐深自推結高
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
進爵爲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
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朞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
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

尋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諱爲揚州總管
授斐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斐性和厚有識度
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
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
子復爲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爲
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寶
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
也侗儻有文武幹用初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
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

隋書卷之十一
內書傳卷之十一
一
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代人庫狄嶽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暉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列傳第十一

隋書四十六

列傳第十二

隋書四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韋世康 弟洸 藝 冲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夔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逍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

萬曆二十三年

青書傳卷七

三

總管長史於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迴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

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員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

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貴勢未嘗以
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
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
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
職未朞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
世康之在吏部選用平允請託不行開皇七年
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
授安州總管尋遷爲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
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

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
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
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
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
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
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
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
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
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荆

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
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
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於州
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
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
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
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宮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
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
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爲玄感
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
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
東都與玄感戰沒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
主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
邑千二百戶高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迥
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
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
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

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
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
豫章太守徐璿據郡持兩端璿遣開府呂昂長
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旣至城下璿僞降其
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
之擒璿於陣高梁女子洗氏率衆迎洗遂進圖
嶺南上遺洗書曰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率將
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
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

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
許以便宜從事洗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
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洗洗
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
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
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
上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
死王事拜協柱國從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
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修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高祖爲丞相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爲藝黨於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

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迴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修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叅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

鉅萬頗爲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爲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爲兼散騎常侍進

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

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
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
割即膺往旨冲既至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
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
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
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
方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
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
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

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
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爲亂
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
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容貌
都雅寬厚得衆心懷撫鞅鞅契丹皆能致其死
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
走之仁壽中高祖爲豫章王暕納冲女爲妃徵
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
名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鄭國公壽在周以
貴公子早有令譽為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
王為雍州牧引為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
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
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為丞相以其父平尉迴拜
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
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
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
十二謚曰定仁壽中高祖為首王廣納其女為

妃以其子保巒嗣壽美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
縣伯津位至內史出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
父弟操字元節剛有風槩仕周位上開府
光州刺史高祖為丞相以平尉迴功進位柱國
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總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子述機弟旦肅從弟雄亮從弟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
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
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

少納言太子宫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
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
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陰求出
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
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
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
四百戶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
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
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

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
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
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
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
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
史謚曰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
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

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史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踈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叅

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

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
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
爲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
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
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
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學校大
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爲太常
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熒官
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
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
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
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
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
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
大見踈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
太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
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

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於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梁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謩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爲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謩之有雅望善談詭又飲酒至石不亂由

是每梁陳使至輒令謩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謩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

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潁虞慶則元旻等

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近昵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

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淮口時年六十子威明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踈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

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蕩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

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
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合三陽
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
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
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
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
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
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執儀實見多闕儒風以
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

思遠慮情念下民漸彼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
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
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
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
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
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鬪二邦之力遞爲強弱
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
民不見德惟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
深刻爲務風澆俗敝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

兼啓黷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
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
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
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
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
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
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
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
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

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
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
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
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
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
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
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于
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
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

調歛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
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
機何可輕發素其竒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
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
爲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
慶所鍾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旗
旆成陰在周暨隋勲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
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旦屢有惠
政肅每存誠謹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譽之
神情開爽頗爲踈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
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列傳第十二

隋書四十七

阿書傳卷三

阿書傳卷三

阿書傳卷三

阿書傳卷三

阿書傳卷三

阿書傳卷三

阿書傳卷三

阿書傳卷三

阿書傳卷三

阿書傳卷三



